

ZHONGGUO GUDAI SHUFANG YANJIU

中国古代书坊研究

戚福康 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古代书坊研究

戚福康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书坊研究/戚福康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ISBN 7-100-05268-8

I. 中… II. 戚… III. 图书馆学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G25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879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Ó GŪDÀI SHŪFĀNG YANJIŪ

中国古代书坊研究

戚福康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龙兴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5268-8/Z · 86

2007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1/8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引论 书坊——古代社会化的出版系统·····	(1)
第一章 书坊的界定与研究价值·····	(18)
第一节 书坊的概念论证·····	18
第二节 书坊的界定·····	23
第三节 书坊的研究价值·····	26
第四节 书坊的历史分期·····	35
第二章 书坊的生长期——唐、北宋·····	(42)
第一节 唐代的书坊业·····	42
第二节 北宋的书坊业·····	63
第三节 辽、西夏的书坊业·····	78
第三章 书坊的兴盛期——南宋、元·····	(85)
第一节 南宋的书坊业·····	85
第二节 金代的书坊业·····	132
第三节 元代的书坊业·····	139
第四章 书坊的成熟期——明·····	(161)
第一节 书坊成熟的主要表现·····	161
第二节 书坊刻书中心·····	174
第三节 坊刻的代表——毛晋的书坊经营·····	197

2 中国古代书坊研究

第四节 印刷新技术的运用与发展	212
第五节 对明代书坊业发展的总结	244
第五章 书坊的转型期——清(公元1644—1911年)	(256)
第一节 书坊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256
第二节 近代民营印刷出版业的兴起与初步发展	277
第三节 新旧交汇的印刷出版业与书坊历史的终结	293
第四节 对书坊发展历史的简单总结	301
第六章 书坊与文化	(306)
第一节 书坊与民族文化	307
第二节 书坊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327
主要参考文献	(347)
后记	(351)

引论 书坊——古代社会化的 出版系统

一 研究的动机

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一般只重视某人著作的内容以及对内容所表达的某种思想倾向性,而不太注意书籍的版本、装帧、生产单位以及流传过程等;而研究版本的学者由于受到某些旧有说法的影响,往往重视官刻本和私刻本的研究,不太注意对坊刻本以及书坊生产的研究。例如,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卷七中记录了这么一段话:“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宋人朱彧在其《萍州可谈》中甚至明确地指出这位教官乃是杭州府学的教授姚佑。许多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常常引用这段话来证明坊刻本的低劣,使“麻沙本”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由此否定坊刻本存在的价值。这种习说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书坊及其产品坊刻本研究的视线。某些学者甚至以此作为论据,断定“坊刻本旨在牟利,校刻印刷都不可能很精,纸墨也

2 中国古代书坊研究

不太讲究,质量极差”,^①这是对书坊认识的极不公正的表现。正是这样的惯性沿袭,使得书坊的研究始终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笔者在研读有关书坊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对书坊的历史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特点渐渐有了清晰的思路。在中国古代社会,作为人们接受文化知识的载体——书籍,其出版系统主要有官府刻书系统、私人刻书系统和书坊刻书系统三类,统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刻书系统。也就是说书籍生产主要是由这三大出版系统担任。但是官府刻书的宗旨是围绕如何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而对于一切不利于这一宗旨的行为是禁止的,因此,它所出版的书籍内容是比较单一的。纵观历代官府刻书,绝大部分是儒家经典著作或某些佛道经典,除此之外,就很少涉及了。私人刻书是直接为本人或本家族服务的,因此,它刻书的内容并不比官府刻书更多,主要是家谱、先人著作、本人的著作以及家族识字教学用的少量初级读物。官刻与私刻基本上不供应市场,且刻书的内容、范围、种类都比较窄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大众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书坊刻书以市场为它的生存发展的空间,以社会各阶层对书籍的需求为其生产的对象,因此,它的生产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社会性。它刻书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营销四方,流传各地。自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尽其最大可能寻求市场空间,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笔者对明代坊刻本作了一次较详细的考察(主要是书目调查),发现,书坊刻书种类主要有20个大类:

(1)儒家著作类:毛晋《十三经注疏》、《五经》、余氏克勤斋《书

^① 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

经集注》

(本刻)

(2)历史著作类:毛晋《十七史》、余氏书坊《十八史略》、慎独斋《十七史详节》

(3)学术著作类:余氏书坊《四书名物考》、刘氏安正堂《古今群书类考》

(4)宗教著作类:余氏自新斋《镌南华真经三注大全》、詹氏西清堂《净明归一内经》

(5)诗文集类:毛晋《魏汉六朝百三家集》、刘氏日新堂《张东海先生文集》

(6)地理著作类:慎独斋《大明一统志》、余氏云轩《地理大全》

(7)政书类:萃庆堂《资治历朝纪政纲目》、慎独斋《皇朝政要》

(8)字书韵书类:毛晋《说文解字》、明德书堂《广韵》

(9)方志类:刘成庆《大明兴化府志》、毛晋《琴川志》、《吴郡志》

(10)初级读物类:翠岩精舍《文公先生小学集解大成》、书林叶见远《广文字会宝》

(11)典故类:萃庆堂《刻注释艺林聚锦故事白眉》、余应虬《新编古今品汇故事启牒》

(12)阴阳历法类:萃庆堂《新编历法大旨阴阳理气大成通书》、种德堂《新镌皇明司台历法立福通书大全》

(13)科举实用书类:齐山堂《续文录轨范百家译注》、克勤斋《文选纂注评苑》

(14)生活日用类:刘氏安正堂《劝戒图说》、乔山堂《鼎雕燕台校正天下通行书柬活套》

(15)科技著作类:杨素卿《天工开物》、胡承龙《本草纲目》(金

4 中国古代书坊研究

陵本)

(16) 小说类:叶敬池《新列国志》、《醒世恒言》、刘兴我《新刻全像水浒传》

(17) 戏曲类:毛晋《六十种曲》、富春堂《新刻牡丹亭还魂记》

(18) 常用医书类:种德堂《名方类证医书大全》、熊氏卫生堂《新刻铜人针灸经》

(19) 画谱类:徽州《程氏墨苑》、金陵《十竹斋画谱》

(20) 丛书类:毛晋《津逮秘书》^①

这 20 大类图书的生产出版正说明了书坊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各阶层对书籍的要求,其广泛性的出版特点是官刻和私刻难以企及的,也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因此,就其社会功能、社会价值而言,书坊独领风骚。然人们对它的不公平的评论,导致了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了一种近乎僵化的局限,这对于客观认识书坊的社会价值有极大的妨碍和影响。为此,全面系统地探究书坊的发展历史、社会价值以及现实意义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需要。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本书尝试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对此进行粗浅的但又是较全面的探讨。

二 目前研究的基本状况

人们对书坊给予一定关注是在南宋以后。朱熹可能是第一位对书坊有较公正的看法的知名人物。此前许多文人对书坊有一定

^① 以上参见《江苏刻书》、《明代出版史稿》、《福建古代刻书》等。

的鄙视倾向。到了明代,人们对书坊的看法才有一定程度的改进。许多文人与书坊主有较密切的交往。但对于书坊书籍生产出版的情况的记载都是十分零散的。在某些文人笔中留有若干条记载。例如王明清的《挥尘录》、郎英的《七修类稿》、谢肇淛的《五杂俎》、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记》等均为无系统的记载。某些书目以及藏书记事类的书也有所涉及书坊的情况,可仍是少得可怜。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可以说是第一部较系统地记载书坊发展的过程的专著,但在这本书里书坊情况的记录仍然不是很多,而且作为旧式文人、藏书家,叶德辉仍是以罗列材料为主,缺乏客观的评论,难以满足今人对过去历史的正确认识。

现代人对书坊研究大多在概论性的印刷出版史中有一定的涉及。例如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郑如斯与肖东发合著的《中国史书》、魏隐儒的《中国古籍印刷史》、李致忠的《历代刻书考述》和《古代版印通论》、吉少甫的《中国出版简史》、罗树宝的《中国古代印刷史》、潘吉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肖东发的《中国编辑出版史》、李瑞良的《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郑士德的《中国图书发行史》、曹之的《中国古籍编撰史》等都有一定的书坊书籍生产的研究内容的反映,尤其是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以其丰富的史料详列了各个时期的书坊存在数量与书坊刻书的代表著,给书坊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总体说来,对书坊作为一个行业的整个发展过程缺乏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和揭示,尤其是书坊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并没有专门性的研究和探索。

在地方性印刷出版研究的专著中,谢水顺与李珽合作撰写的《福建古代刻书》是应值得注意的一部新作。此书对福建尤其是建

阳书坊的发展情况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内容丰富,数据充分。例如对南宋、元、明三代的书坊刻书情况的论述长达近 200 页(32K 本)的内容,这表现为谢、李俩已初步认识到了书坊刻书在古代出版事业中的主体地位。书中对书坊刻书情况的统计是丰富的、可信的,作者试图通过这些丰富的资料总结出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来,这是书坊研究日益深入的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觉得遗憾的是:一、它是一部地方性刻书研究的专著,全国情况如何,很难了解它的全貌;二、书坊作为一个手工业生产部门,它与其他行业的相互联系的情况怎样,它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有何地位和作用等等情况述之甚少。因此,仍有进一步研究书坊的必要。

近年来,单篇书坊研究论文时有刊载,且都有一定的深度和新意。例如:《浅谈坊刻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①、《建阳书坊与明代小说出版业》^②、《明代建阳刻本广告刍议》^③、《金元时期平水刻版印刷考述》^④、《试论书坊刻书在中国书史上的地位》^⑤ 等。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书坊的刻书出版情况进行了论述,大致从书坊生产的文化价值、生产情况等进行了研究。这表明书坊印刷出版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研究的视角也在不断移动,新的发现也在不断地增多,同样,新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

然而,许多研究似乎都存在着一一种偏向,那就是很少将书坊放

① 茆意宏:《图书馆学研究》,1988 年第 2 期。

② 徐晓望:《出版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③ 方彦寿:《文献》,2001 年第 1 期。

④ 李晋林:《文献》,2001 年第 2、3 期。

⑤ 肖东发、陈慧杰:《青海图书馆》,1983 年第 1 期。

在一个社会大环境中去考察,例如它在手工业行业中的地位、生产技术的改进、它与市场的关系、它与消费者的关系、生产经营方式问题、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问题等等,都缺乏更为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升)现代出版业与古代出版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已大不相同。但前者是后者的继承和发展,对后者的研究有利于前者的不断进步。例如,书坊主对消费者的服务方式多种多样,无论是毛晋对客商的彬彬有礼,互论学术,还是苏州书坊的送书上门,交换信息,抑或建阳书坊的薄利多销之策略,都值得我们现代出版业借鉴。然而在这一方面的学术论文或专著十分罕见。本书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三、本书研究的主要论题

书坊在中国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种种艰难,给后代留下一份十分丰厚的遗产,因此,欲在数万字中给予系统、完整、详细研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本书主要对书坊的一些重要论题作一基本的考察,希望它成为一篇抛砖引玉之作。

本书研究的主要论题有:

(一)关于书坊的定义界定:许多学者直指书坊就是书店,并常常把书坊、书肆等名称混为一谈,这对于我们认识书坊的本质及其社会特性都有极大的妨碍。但也有学者已注意到了它的手工业特性,如罗树宝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古代印刷史》中认为:“所谓书

坊,就是以刻印书籍为业的手工业式的印刷作坊”。^①但罗先生对其商业性有所忽略。因此,给书坊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精确的界定十分必要。本书正是在考察了历代比较典型的数十家书坊的生产、销售的情况,并吸收了许多学者的某些合理内涵的基础上,对书坊作出了如下界定:书坊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唐代—清代)为满足市场需要而进行生产兼营销售印本书的私营单位。

在这个定义中,第一,提出了一个年限问题,书坊从唐代生产至清代逐渐结束,其发展历史延续了近一千三百年,研究书坊自然就是从这一段时间去研究它的产生、发展与结束的过程,为书坊提出了一个存在的时间段。第二,界定表明它的经营是一种市场行为,生产、销售都是以市场需求为准则的,都是为了满足市场,毫无疑问,在市场竞争中能否获利是这些书坊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第三,它的产品是印本书。当然,也应包括一些与版印有关的其他产品,如单张印刷品、年画等。第四,它的所有制性质是私人经营单位。由于其生产过程需多人合作才能完成,尤其是某些工种如刻字等时常需雇佣他人。因此,它不同于个体经营,已具有手工业作坊的一般规模(主要指南宋以后)。而且,在清代晚期,某些书坊的经营还有向资本经营集团化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方向。

(二)书坊与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几乎所有研究印刷出版史的学者都认为,雕版印刷术发明于民间。例如张秀民在其《中国印刷史》中明确指出:“真正的雕版印刷,可以说是劳动人民群众的创

^① 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造发明”，^①并直称“八世纪长安出现的书坊”有“李家”、“大刁家”等。^②此外，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第一编)、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第四章)、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一编)、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论》第二章)、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第四章)诸先生在他们的著作中均有类似的详论。不过，这里需要究明的是“民间”是一个没有严格限制的比较宽泛的概念。在民间最先有可能发明雕版印刷术以及从事印本书的生产的群体或阶层应该是谁呢？我们认为，最有可能的是书坊主的前身——在城镇主要从事抄本书买卖、主持书肆业务的小商品业主。而当他们一旦发明和掌握了雕版印刷术并从事雕印品的生产的时候，他们便转化成为第一代书坊主。

为了证明这一推论，本书首先列举了大量的文献记载进行辨析；其次，又列举了大量的现代出土的雕印品遗物进行实证。这些实证主要有：

第一、文献记载

(1)元稹《长庆集序》：扬、越地区多作模勒白居易、元稹的杂诗

(2)《旧唐书·文宗本纪》：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

(3)柳玭《家训序》：在蜀地的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以及字书、小学，率雕印印纸

(4)日本高僧宗睿书目：西川印子《唐韵》、《玉篇》

①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② 同上，第24页。

(5)明邵经邦《弘简录》:唐太宗下令“梓行”长孙皇后的《女则》

(6)唐冯贽《云仙散录》:唐僧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

其中,(5)(6)两条的真伪问题,曹之有专文考证。^① 曹之考证详密,证据确凿,证明(5)(6)两条均非雕印之作。这样就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雕印技术非官府发明,二是非佛教徒发明。同时也证明了张秀民等的“民间”说。然从上述(1)至(4)条来看,其雕印品均为出售而进行生产的。

第二、出土文物:

(1)西安唐墓出土《陀罗尼经》版印咒本残片

(2)上都东市大刁家太郎雕刻历书

(3)唐乾符四年雕刻的具注历

(4)成都龙池坊卞家雕刻的《陀罗尼经》咒本

(5)成都樊赏家雕印具注历

(6)王玠为二亲敬造《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7)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②

我们从(1)(2)(3)(4)(5)条的内容中基本可以肯定这些就是书坊雕印产品。(6)虽然难以断定是否书坊所为,但王玠为二亲祝福,是偶尔之举,最为可能的是委托书坊主雕印,很难把它解释成为私刻之始。(7)也不能证明就是佛教徒所为。况且《陀罗尼经》主要是用来超度亡者,祈求辟邪得福,是一种民间使用十分普遍的迷信之物,因而(7)仅是改梵文为汉文而已。另外,罗树宝断定(1)

① 参见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第八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中国古代印刷史图册》,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为“现存最早的印刷实物”，^①那么也很有可能(1)就是(7)的底本(主要从时间顺序来推测)。

由以上两个方面可知,本书的观点基本上能成立。但进一步论证,还有待于新的材料的挖掘。

(三)书坊发展历史的分期:在这一问题上,本书提出的与以往学者最不相同的一点是宋代书坊的发展分期。许多学者认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书坊都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本书通过对宋印本书的资料调查,认为北宋与南宋的书坊发展水平相差甚远。北宋书坊由于受到政府的严厉压制,与唐时相比并没有多大的突破,而在雕印技术上和数量上也远不能与南宋相比,张秀民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实质性的考证。从刻书地点来看,北宋只有三十多处,而南宋多达两百处,^②况且北宋官刻甚多,因此,书坊总数不会很多。本书对开封、建安、杭州、成都四地的书坊进行考察,可以从文献中查寻到的书坊总数不超过三十家,而南宋仅建安一地就超过三十家。另外,在官方文件记载中,北宋“书肆”之称较多,而南宋“书坊”之称较多,实际上它反映了一个问题,北宋政府关心的主要是对图书出售的管理,而南宋政府则主要是对书籍生产的管理,这也说明了由于南宋书坊的发展才引起了政府对它的特别关注。本书还考察了北宋时期成都的书坊业与唐时相比,总的趋势是倒退了,或者说几乎没有发展。因此,本书将北宋的发展归入与唐朝同一时期,即书坊的生长期。

① 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93—94页。

② 参见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尽管如此,与唐代相比,北宋书坊还是有了一定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刻书内容有了发展。唐代书坊所刻之书基本上都是日用之书,而北宋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像《史记索隐》等多达十几卷、几十卷的书,表明北宋书坊刻书的内容已有较大的扩展和丰富。第二,建阳余氏勤有堂刻印的《列女传》是中国第一部上图下文的书籍,这比唐代的单张插图丰富得多了,同时又开创了南宋书坊大量生产的上图下文式的小说的先河,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这正表明北宋书坊在唐代书坊刻书插图艺术基础上又大大迈进了一步。第三,北宋时期某些书坊能接受一些官府委托刻书的业务,这说明书坊刻书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北宋时期杭州、成都、建安地区的书坊都有过这一类的业务,可见,北宋书坊在刻书技术等方面比唐代有所进步。因此,本书认为,如果把唐代书坊比作是生长期中的幼年期的话,那么,北宋就是生长期的少年期。

(四)书坊与印刷技术的进步:本书在研究中发现,几乎每一次印刷技术的革新、进步都是由书坊兴起、推动的。如果把雕版印刷看作是第一项印刷技术的发明的话,那么书坊至少可以说是发明的主体。北宋发明活字印刷术(主要是文献记载),其发明者毕昇这个布衣到底是什么身份呢?许多学者认为他极有可能是个书坊主。^①至明代书坊的多种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套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都代表了这个时代印刷技术的先进性。本书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什么印刷技术的每一次革新、发明,书坊总是主

^① 葛金芳:《中国前近代社会中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反复启动及其一再夭折——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性缺陷》,《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